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三十五

疫鬼類

管樞密

緝雲管樞密師仁爲士人時王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狀猙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歲旦當行疫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方輿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我不敢犯其家言畢遂不見

具僧符

要足疫神
名如神茶
醫之類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
晨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絡籠而至
者，切勿使渡。渡之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
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籠籠乙。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
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
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篋籠直前登舟。吏
不許，皆怒罵，殆欲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
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
側。發之，每中有小棺三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

入家家置供之。是時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
五人乃瘟部鬼也。

宣州孟郎中

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家人至
視之死矣，舁歸舍，尚有微喘，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
初在田中望見十餘人自西來，皆着道服，所賫有箱
篋、天扇，方注視，便為粹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負擔。行
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導引官，傳
旨問來何所需，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

日候不許。越令巫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卽行。別有處分。遂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逐。出徽州。徧禱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迺遇至宣州。入一太祠。纔及門。數人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勅急足徧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旣至。以所賫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於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胸。卽仆地。次遇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曠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旣登埤。則火已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僉判見其事。其妹壻余觀適爲宣城尉。卽遣書詢之。云孟氏乃醫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疫禍不

勝計。獨江東無事。歎之神。可謂仁矣。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
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
作。冷如深秋。漁亟拏舟趨伏岸下。忽見偉男子百餘
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梧。盤旋於渚中。一巨人青巾
祿袍。褐鞞玉帶。持金瓜坐繩床。指揮羣衆。分東西兩
朋。各執戈矛刀仗。往來格鬪。其猛如虎。格格有聲。久
之。東朋得勝。退立少息。西朋敗走。悉化爲牛。浮鼻渡
水。東朋鼓譟追擊。振搖太空。牛旣渡。縱橫奔佚。不知
所之。是歲近境疫癘。自縣鎮以西。比屋染疾。而東鄉
怡然。始悟漁者所見爭鬪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
化牛者。瘟鬼也。

易村婦人

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
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舟。未幾。卽偃卧。
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警欬。必相聞。寂然無
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

千條蟠繞成聚。驚但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直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裡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吁。可畏哉。

水東段氏疫癘

都昌薦壇段氏。素爲富室。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繼亾。婢僕多死。夫婦危篤。不能起。隣里來視。乃供承湯粥者。亦皆傳染以死。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有子年甫二十。在鄱陽蓮山院爲行者。新買祠部牒。披剃往家。聞禍之酷。徃省方。至廳下。黑霧如山。未敢卽入。退憇近寺。念父母危殆如此。爲人子。豈可坐視。卽邀僧衆。誦楞嚴呪。而行沙彌一步一拜。纔及門。妖霧如掃。進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羣僧驚懼。亟登高歛足。踟蹰朗誦經卷。未畢。蛇自舉首。擊戶。限數十。

流血而斃。病人登時悉愈。人以為孝心所感云。

...

...

...

...

...

...

...

...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三十六

貪財陰譴類

段承務

宜與段承務醫術精妙。然甚貪財。賄非大勢力者不

能屈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

尚書邀之。始一來。既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來。請段

至視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然非五百千為謝。不

可。其家許其半。遂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

為藥資。段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載所獲

西歸至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爲醫而專貪財賄無濟人利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遂叱左右捽而鞭之既覺脊痛呼僕視之箠痕宛然還家卽死。

尚書水陽陸醫

宣城水陽村醫者陸暘字義若以技見稱於建炎間北人朱華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在船其妻病心躁呼陸求治妻爲言吾平日氣血薄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原不渴蓋因被寇驚憂失食所致切不可作外證投我涼劑編修嗜酒得渴疾每藥必以涼爲主

中醫尚無
此明丁

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資君但買好藥見治欲君知我虛實故叮嚀相告陸診脈認爲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以進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宜細審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安心飲之婦人又伸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陰司理會語畢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效出遊倡家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不許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膈間熱如火又云下至

腹中亦如火。入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仆墜地。至夜半陸又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得暴疾。日夜呼叫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水高寒。

夢醫類

張淳夢醫

廬陵張淳精於醫。浪跡嶺外。嘗僑寓湖州。夢人邀去大屋。深沉如王居。立候門左。吏導之入。至庭下。望其上。轡幕穹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着淺色水紅。動

巾引淳上診脉。淳云腎臟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是。且製藥。少年云可與錢二十千。淳未及進藥。驚而寤。不省是何處。疑必神祠也。遍訪尋行。至南海神廟。憶所經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仰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卽拆剔去之。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東來云。客船過務。販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淳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間。連呼曰某乃劉提舉。姐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遊。故託

以爲詞耳淳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餽布帛正
直二十千提舉者劉景也。梁固監判曰某以檢舉
云各夢龜告方並及南其或來必果否孰念時無也
冀州士人徐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
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唯整痛不能
整骨有奇方奉告勿害我命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
觔生薑四兩搗研入糟一觔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
傷處冷卽易之先能止痛大有神効璠用其法果驗
正誤醫類

方其近理

劉職醫藥誤

私鑄銅器法禁甚嚴信州永豐民犯禁被人告發赴
獄罪杖已白吏毛遂周永受賕釋之告者赴坑冶司
理訴械兩吏送饒州至州兩吏皆病寒疾直獄醫者
劉舒二人診視云周永當汗隨服藥而愈劉欲以大
柴胡湯與毛舒曰渠是陰證此藥入口死矣劉堅執
前說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卽時痛徹心腑旋踵洞下
糞凝如脂又強使再服須臾髓渴而死吏呼二醫視
之已無可言議作節次申病而令出錢買棺相檢昇

六何英

至墻下尸忽張目舒氣。獄卒走報二醫往視已宛然再活。問曰昨日兩服藥是那個郎中主張。劉以爲功。直前應曰是我之藥。毛曰今後切須仔細。我一家長少十餘口仰我以生。我疾本不至死而爾以一服藥見殺。使我五臟割裂膏液洞下。我既知之而獄卒又強使再進。腸胃已出安得復生。今只在鬼門關相候。復顧舒曰且得知下藥人姓名分曉。語終復斃。劉未幾遂亡。

奇術類

且公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相城時親戚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俱不効分已死矣忽名醫李幾道至朱公店朱知邀視之李曰藥無可施惟有鍼耳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遂去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至遂同謁朱朱告之故祈救之安常許諾纔見孕婦卽連聲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用手上下摩附孕者覺腸中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安其家驚喜拜謝敬奉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

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是雖投藥無益。適吾隔腹攔其手所在。鍼其虎口。見既痛卽縮手。所以得脫無他術也。令視兒右手。果有鍼痕。其妙如此。同歸本末古今之姑蘇蘇之文並指諸鍼具罕識

吳少師在關外嘗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飲食下咽少時腹中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謂勞瘵有張銳者名醫時在成都吳遣驛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日且忍饑勿啖一物俟銳來爲之計且而往天方劇暑

白請選一健卒趨往十里外行路中黃土取一盤來令厨人旋治麵時將午乃得食纔放箸取土者適至於是温酒二升投土攪於內出藥百粒進飲之覺腸胃掣痛幾不堪忍亟登溷銳先密使別坎一穴掖吳登之暴下如注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宛轉結其半已死矣吳亦憊甚扶憇榻上移時進粥一器三日平復始憶去年正以夏夜出師中塗蹶渴命候兵持馬盂取水甫入口以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蟲入人肝脾勢須孳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

吮啞積血。卽散遊四肢。苟知殺之而不能掃盡。亦無益也。故先請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饑畢集。故一藥而空之耳。

釣釣兒

一兒悞吞釣魚鈎。鈎着喉上。兒終日啼。不能食。幾殆。然釣絲尚在。牽之則痛極。主人惶迫無計。一醫素敏慧。急取小筭盤子。穿釣絲上。魚貫而入。直達鈎處。着筭子。一除而出。

秋夫療鬼

意殊泮然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草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

白獺髓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婉彌苦。自砥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卽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王春爲粉。歆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以希寵御焉。

奇疾類

李生虱痛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盆。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削。無能識者。醫士秦德丘見之曰。此虱癩也。吾能治之。取藥敷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上。經夕癩破。涌出虱斗許。皆蠢蠕能行動。卽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有虱涌出。不勝計。竟死焉。嘗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

得千年
木梳及黃
龍浴水此
魏公戲語
耳甚言不
可治也

世間無藥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可治
正與此同
應聲蟲出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
聲相應。有道人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
藍振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予
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真州病人

宣和間真州天慶觀一法師考召極精嚴有婦人投
天樞院狀稱家病者為祟所憑須臾迨至附語云非
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所致。渠今已成形
為蟲在病者肺中。食其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訊鞠
之曰此虫為何物久而不答再掠之始云唯畏獺爪
為末。以酒服之則去矣。如其言而愈。肘後方載治五
尸鬼疰變動至九十九種者。取獺肝一具陰乾杵末
水服方寸七。日三服。蓋與此說相類。許叔微家一婦
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
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魔而覺後

即晉景公
一豎之類

心未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憶所合神精丹能治此證取三粒令吞之不數刻痛止神醒如初其方載千金中
食掛
朱師古時敏眉州丹陵人年二十歲時得疾漫不能食聞葷腥之氣輒嘔唯用一鐺旋煎湯沃淡飯數七每用鐺又須先滌十餘過不然則覺腥穢不可近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厭厭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病可嘆也君之疾只在素問正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之肺六葉常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令不嗜食是以素問云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言食不下脾癱而成疾耳遂授一方使買藥爲劑服之三日聞食肉已覺香試取啖之無所苦自此益嗜食宿恙頓除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三十七

題帖卜真術類

夏巨源

夏巨源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市每來卜者一卦率
 五百錢紹熙三年冬屬之自願受代造朝其子价侍
 行既至點檢勅誥文書遺其一劄雖遣人還家訪尋
 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卜之夏書紙上曰夷 卜里
 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饒字也問曰是
 乎答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

爲之看守無足慮也。其說茫洋無準的。因以爲妄。旣而僕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言曰。當日打併行李時。妾失在房。小妾福安拾得。藏在鴛字篋中。蓋价房有十篋。以泥融飛燕子。沙煖睡鴛鴦。爲字號。方悟卜者言鴛鴦看守之說。而福字上一口字。下田字。是四口。所謂多口人也。術何其神哉。

張邦昌卦影

張邦昌爲少宰。奉使虜營。畱頗久。夢一術士爲作卦影。而書十六字於後曰。六六三十六。歸數身。然足。二不墜地。明年南歸京師。受虜命爲楚帝。僭居宮闕者三十六日。及謫長沙。賜自盡。正建炎二年。而月日又有兩二字。縊於梁間。所謂不墜地也。

金陵黥卒

金陵近年一黥卒。已脫軍籍。設小肆於通衢。占驗若神。一道人高冠大袂。風儀甚整。來問卜。卒按式消詳。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推得公是神仙。乞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買酒。卒挽衣如初。不放。並坐片時。杯方行道。人含笑。噴其面。黥驚而放。

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視之。黥文滅矣。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京城逢日者。占軌革影。邀而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垓子上望字。一人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揖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捧箕饋子。事爲不可曉。遂別去。至京入試之次日。二僕挈笥送至貢闈。而及行穿曲巷。聞兒在地啼哭。視之見帛裹一初

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偏房所生。主母不容而棄之者。吾主公未有子。不若收養之。乃抱歸邸舍。適邸婦有乳。賃使哺育。迨暮朱歸。僕迎以告。朱果喜。雇乳母養之。還家詢所棄處。正名簸箕巷。朱擢第。名此子曰箕郎。朱終無子。遂以爲嗣。

章楫娶妻

金華士人章楫。因至衢州。問卜於劉肆。得一詩。其末句云。也須再唱新郎曲。王婆開口米未熟。茫不可曉。問劉。劉曰。據占書如此。他日當自驗。時楫妻在室無

志頗惡再唱之語未幾妻病卒同郡陳秀才娶程衡
女兄陳忽祖程氏服終改嫁於楫嘗拜掃先壠拉衡
兄弟出郊從容談及婚姻事誠非偶然取向者卦影
告之衡嘆曰豈特如是家姊姓氏皆見此矣蓋程字
之右畔乃主上一口所謂王婆開口也左畔從禾豈
非米未熟乎義曉然

樂先生

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
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夫人之
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
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饑寒安
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
人滅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
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願修頷明眸華髮權略過男
子兀朮敬畏之

管輅

管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
類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安平太守王基令輅作

卦輅曰富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恠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佐耳。烏與燕鬪直老鈴下耳。

家婦女驚恐更在疾病使輅筮之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

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遊。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王基即遣信

都令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弓箭久遠皆消爛。但有鐵及

角完耳。趙鼎非樊離請妻妻恐曰向為妾請吾兒

拆字類典之交關將持去其因在在掛心。尚書

蜀人謝石紹興八年來臨安。時占驗尤異。文惠公方赴調。目擊兩事。士人樊將仕妻失真珠冠。書失字。

命厥夫詣肆石曰盛門姻戚豈有朱氏乎。樊曰吾妻朱女也。有第二十八者乎。曰妻兄也。曰然則從此取之。樊曰此人素持行檢家貲豐富豈肯爲此盜事。曰不然必因與之交關誤持去。其物固在可得也。倘得當以十千錢謝我。樊歸語妻。妻怒曰何爲妄議。吾兄豈若人也。詢之侍婢云數日前二十八舅到此曾借物否。婢云但昨欲出謁曾借帽子。旣而不用就還。原未嘗開匣也。謾啓視之冠在帽下。蓋曩因晒帽誤置其中。久而忘之矣。同邸一選人病書申字以問中帶燥筆石對云伸者但云亦好客。退謂坐者云丹田旣燥其人必死。或曰應在幾日。曰不過明日申時果然。

蓬州樵夫

謝石旣以相著名嘗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其止大書拆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媪敢爾呼之。入家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召却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利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家欲走若

圖事必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將起亂之夕，乳媪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嘆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黥配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如道姑言。洎至蓬，因過天慶觀，逢樵夫負薪憇門左，石兼能相術，熟視之曰：神清骨清，氣清得非神仙乎？樵徑前挽髮罵曰：汝正緣口多壞了。今日尚敢妄說，批其頰至再乃去。旁人相驚，爭拂石面。石問何爲，則黥文已滅矣。郡卽給據，俾自便。春渚紀聞錄云：石初入京師，以拆朝字十月十日大貴入之，故得官。別一說云：徽宗書問字命一隸持往，石密示側隸封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爲君右爲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僕數輩，猶未以爲奇。復書器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新安術士朱安國相字發奇中，深善志，熟對黃大示以象。

新安術士朱安國善相字，其源亦出於謝石紹興三

十二年六月至鄱陽是歲壬午當舉場開士人多在
州學從之占問巧發奇中聽者忘疲段毅夫示以飛
字朱書其側曰二九而升扣其說對曰飛之爲字從
二從九從升但據筆畫言之不能知其義未可便決
禍福及秋試以第十九名薦送朋友賀之曰十九者
第二九也君必正遇已而省試失利乾道元年乙酉
再舉復中十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兩次九
方成耳是時有老齋僕王明者少日亦讀書爲貧所
苦棄業爲隸談書慶字示之笑曰此雖小人中心作
文而不遂又恨其必字勢偏左左左脚踏蹙之疾旦
夕却招婚姻之喜坐者云所說極切當其人三十歲
中風濕故左脚不良但今已七十自有妻妾得如後
一轉語後旬日爲人家作媒嫁女頗獲謝禮趙哲彥
通以周易應乙酉舉遭黜謀改習賦朱適再來因書
易字求相朱曰得非有更易之意乎此字從且從勿
當且勿易終必得遂仍舊經獲預貢此三事聞之焦
書有文惠公爲參知政事上章丐去未諧朱訪予予
曰用書信中字可占否曰可卽指書中去字使觀之

上教折
妙有理
最是擴
一隅之

其體帶草朱捧玩咨嘆曰此尊官已是貴人今所占
何事予曰見任兩府方力求去朱曰正鑽頭出天上
將位冠百僚無庸詢休逸之請也後兩月拜相

相術類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陀道人入學再三瞻視
不去齋人詰曰道人何為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座貴
人已着一屋關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沒與不啣溜底
也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為秦長脚范素薄之乃

傍人有長
脚奸臣長
舌妻之句
淘然

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
生死都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曰諸公莫笑總不及
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那之緯者最負才氣為一齋
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是個官人畧無褒語遂
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
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吏若巫子先
兩樞密錢端脩時政元英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
獨那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俞翁相術

邵武俞翁者善相術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寧翁年旣高人尊之呼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而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憂居鄉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寧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羣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衆皆憮然恪後以子貴累封朝請郎即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當有兵在申酉間然我無傷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羣飲爭倡女抽戈相攻度不免乘暮亂流而渡正直春濤

東野志 卷三十一
洵怒皆溺死。果四人或問其占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居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竒中類是邵武人，猶得其相書一編，然不迨翁遠矣。

李侍郎龜精

李椿年仲永爲士人時於浮梁縣學值相者曰：君容狀真龜形，非直肖似而已。蓋龜精也。在相法得其真者極貴，然有一說最忌爲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福祿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平時不好潔淨，或經歲不沐浴，衣裳垢膩，而目顰黑，常若在泥塗中爲左

司郎中，忽命具浴。一小妾隨直令伺于外，不許入室。越兩時許，全不聞水聲，妾疑焉，揭簾窺之，不見主人。徐入索之，乃一龜蹒跚桶內。妾驚走，徧告家人。李旋出浴，怒其掩已不備，又妄誕惑衆，遂斥還鄉。猶畏其語泄，隕諸道中。後爲戶部侍郎，所用小吏方澤者，本邑廳之隸。李以爲幹僕，從往宣及奉祠，反數里過縣。縣令薛季益治具延款，因如廁，頗久。澤候望之，與向來小妾所見同。李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處家務，至纖至悉，始道相者之語，未幾而卒。

黑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祈福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謂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詣前高按云大卿在彼宰猪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陞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鞫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卻步此物徐行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惟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旣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輅相何鄧

管輅精易卜復善相術嘗與何晏鄧颺談語多任

到到筋脉
美血間妙
不密擬

漫其舅成之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怒之後
何鄧被誅舅復問曰爾何以前知二人之敗輅曰
鄧之行前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
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垂色精爽
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
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于是舅氏
始服一日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
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
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
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
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民如何辰問其故輅曰
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
背無三甲腹無三千此皆不壽之驗吾前後相當
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

遁甲類

張彥澤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為江西帥遣總管楊惟忠
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脩然渡江謁

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偶來會語問何
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謬至此幸而
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主將不利以正午卜之
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晴霽已有微暑三人飲已散
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
曰必寅時也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
之二先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
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
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返豫章
翌日而死

而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能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談天星
灾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
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
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枯燥索莫
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
乎卽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
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乃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

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執前說曰及
今改圖尚亦未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俊
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
歸勿以家試禍也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
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免耳虞訝其言亟謁
卿相何文績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
四衛士輿轎亟召俊明至宮門聞胡騎已入城委之
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中矣

夷堅志卷三十七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三十八

技術類

蔡州小道人

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無敵父母將爲娶婦力辭曰
吾門戶卑微所取不過農家女非所願也兒嘗挾藝
出遊庶幾有美遇以償平生之志遂着野人服自稱
小道人適汴京過太原真定每密行棋覘視自知無
出其右者奮然至燕山燕爲虜都而棋國手乃一女
子妙觀道人童連日訪其肆見有誤處必指示妙觀

懼爲衆哂戒他少年遮闌于外不使入視童憤憤卽
彼肆相對僦屋標一牌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
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益不平然揣其能出已上未敢
與校勝負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之張受童一子不
可敵連增至三歸語妙觀曰客藝甚高恐師亦須避
席未幾好事者聞之欲鬪兩人共率錢二百千約某
日會戰於僧舍妙觀陰使人禱童曰法當三局兩勝
幸少下我自約外奉五十千以酬童曰吾行囊自不
乏錢非所望然切慕其顏色肯容通衽席之歡乃可
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童果兩敗妙觀但酬錢而不
從其請適虜之宗王貴人宴集呼童奕戲詢其與妙
觀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耳於是亦呼
至前令賭百千童探懷出金五兩曰可賭此妙觀以
無金辭童拱白座上曰如彼勝則得金某勝乞得妻
坐客皆大笑同聲贊之曰好妙觀慙窘失措遂連敗
旣退復背約童以詞訴于府引諸王爲証卒得女爲
妻竟如初志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家能知室內有蛇多少。在某處召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爲瓜所傷缺兩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醵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卽死。及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旣而蛇至無所畏欲就王。王窘甚。亟脫袴巾裂之。蛇分爲兩而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蛇方旺財。不宜捕。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投於厨後墻左角小穴。呼曰。王三喚汝。卽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徘徊觀之。則巨蛇遊出。其人驚仆。蛇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去。其家自是漸敗。予歸家居麥陂數呼之。或以爲蛇精云。

畫上美人

唐進士趙顏于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今生如有余願納爲妻。畫工曰此神畫也。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

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
百家綵灰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日謝
君得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年兩歲友人曰
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
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
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旣不奪君願而
來反致見疑勢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
出先所飲百綵灰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
焉。

畫龍致雨

曹不興吳興人權使畫素屏誤點墨因就成蠅狀
權疑其真以手彈之嘗過青溪見赤龍飛水上寫
獻孫皓送入秘府至宋時亢旱乃取不興畫龍置
水上忽霧起雨大作世稱絕藝

異術類

劉幻接花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言
其術與人異常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

校則花木枝幹十已截去七八。驚詰之。劉所爲也。呼而詰責。將加杖。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須正月。竒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上曰。遠方伎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迥絕。酴蘂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水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人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李鼻涕

紹興初。劉延仲寓居秀州香華橋。下常見道人過門。丫髻垢衣。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爲丸。與之。因目爲李鼻涕。劉疑其異。人延坐良久。曰。今日適無酒。可以爲樂。奈何。道人笑曰。床頭真珠泉一尊。何吝也。劉大笑。呼童開尊。道人曰。不必。但將一空餅來。索紙覆之。少頃。香溢于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乃出所謂真珠泉者。啓之。印泥儼然。而中空。無滴矣。劉氏諸妾。每見其來。各與錢。悉納于肘後皮篋。

中伸手拍十下更無一錢得市人錢卽掘土窟瘞之路旁小兒伺其去發土探之無有矣。一日詣劉言別覓鞋一雙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于真州相會至期劉死於真州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岳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彈納口內人

竟吞刀食
幻而不

人詢之欲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飯食不以時節土地有無皆以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有方爲肉又成果爲果又成肉干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家童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汝但云不是試觀何以處之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呼氣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曰非道人笑曰汝反戲我邪吾將告汝又呵氣入之變爲大蒜辛臭達于外僕執橫爲未然道人遍

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
大糞應聲而出穢臭薰徹庭上僕亟吐出取水灌嗽
良久尚有餘臭觀者大笑道人求去與之錢不受獨
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董外孫
洪應賢邦直從在官親見之

閩州道人

閩州故多蚊屨市人家終夕不交睫晚有道人舍於
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酌雖儻直亦不與
校畱數月將別去主人愧謝再三不可畱乃言曰吾

久在此辱君厚待無以爲報有小藥當奉令君家永
絕蚊蚋之患卽取藥一粒令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
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暑月蚊雷飛喧只在
簷外並不入屋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所隋間遇
心愜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萬不靳宣和間某太守
自南郡解印還洛家富聲樂列屋一寵姬最殊秀天
麗西都人家伎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

以暮春遊名園賞玩牡丹偕侶相攜穿花徑嚙望見
兀兀如癡寄目不暫瞬姬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
心頗慕之兩人遙相注意俱不能出言恨恨而去明
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憤亂搖搖若風
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懽罄百計不就時有猪
嘴道人者售異術于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莫能
識嚙獨厚遇忽造門求醉嚙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
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
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爲之嚙拜曰果遂願不敢忘

報明日招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
時以付嚙曰吾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
如願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則懷以來嚙謹受教劃壁
未幾剗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
爲華美婦卧其中宿醒未醒見人驚起顏顏微怒曰
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汝來嚙卻立凝
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婦人亦悟而笑
畧道曩事卽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旣而曰太守且至
卽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

初。瓦故在手。攜還家。珍秘於櫝。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昵。經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密友賈生者。訝嚙久不相過。意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嚙覺而捨去。賈隨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于官。且白某太守。嚙甚懼。曰。今日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拂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皆曰。幸甚。卽具酒。殺猪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

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出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處合。傷其指。道人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原瓦施之。已無所効。惘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姬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一 喫酒滅火

佛圖澄天竺人也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腹旁有

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齋時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仍納入腹中。又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取酒喫之久而笑曰。已矣。季龍以爲誕遣人驗之。州人云是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如注火遂滅遠近聞雨皆有酒氣季龍歎伏。

劉安預報

劉安河中人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冥中見天

帝命爲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夫叫卽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灾何有安曰堂屋四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灾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如戒卽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素色

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課罪人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易數精妙遁去者皆能迹獲。一盜尅日將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泣經趙朔家。朔問其故具以實對。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耳。趙朔曰汝無慮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三尺長置於腹

順孔
家燈

上。仍黃沙中卧。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不至。華怪之。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竟得脫。

左慈化羊

左慈字元放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卽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

取卽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使人告之。曰不復拍殺。乃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入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人立云。遽如許。使者盡殺羣羊而歸。牧羊童守羊而哭。忽一羊頭曰。可持頭。湊上羊腔。童子如言。左慈忽起。盡湊活羣羊。拂袖而去。

郭璞買婢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

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太愧。璞携婢去。

古其德。類買。...

或言。...

童持羊而哭。...

...

...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三十九

十巫妖類

桂林秀才

樂平向十郎者為商往來湖廣諸郡。嘗販茜。極數十篋之。桂林值久雨。憇僧寺中。天昨晴。悉出茜曝于庭。俄一人儒衣入門。相揖問勞。委曲如舊交。良久率爾言曰。君之此物。能捐十之一見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覘錙銖之息。歸養妻孥。不幸困於雨。進退無計。君何為出此言。且素昧平生。何緣損

已以相餽。豈故相戲邪。其人卑躬下氣。求之不已。向大怒。極口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曝茜皆變白色。欲腐。向驚疑莫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精於南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向愁慘泣。曰。爲之奈何。僧曰。吾知之久矣。見之熟矣。彼固不敢犯我。然以其挾妖欺天。害人。以自利心惡之。今知客反掌受禍。詎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儕輩莫及。獨此東去。十里外有老僧。能制之。而其居隱邃。人所不識。客誠能虔心求訪。盡力哀祈。當轉禍爲福。不然無濟也。向

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荒榛蔽目。絕無人跡。蕭然一草舍。不蔽風雨。老僧曹騰。獨坐。向趨拜。致敬。跪以情白。拒之甚堅。曰。吾厭苦世紛。屏跡待盡。安有所謂道術哉。且何人饒舌爲汝道。向洒涕悲鳴。拜以百數。乃肯首呼入室。取丹書小符一紙付之。曰。汝歸就曝處。以大釘釘之。勿令盡。彼若來悔伏。則取而縱之。向歸。用其說。未瞬息間。茜色如故。秀才者復來。遍體腫脹。氣息纒屬。令二僕扶持。蹣跚悔謝。曰。昨聊與客戲爾。何至是。所攜貨既無傷。幸舍我。向爲去釘。其人漸平。

復如初。鄭重而出。別有告者。彼非真感。君賜也。業已相負。曩隙既成。必謀報怨。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奔詣老僧。僧曰。若果爾。宜重釘此符。令沒入地。除妖以寧一方。吾之志也。向謹奉教符。纔沒地。外間爭相傳告云。秀才暴卒矣。

潘成擊鳥

廣州人潘成。販香藥。如成都。弛擔村。即遇一道人。謂曰。君每食時。倘有鳥鵲。及異物。登凡案。剝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

凡化人
如鳥化
覺有詩

三日。潘方食。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潘憶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攜挺奔逐。鳥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爲老嫗。又擊之。嫗悲鳴。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到江畔。小山下有茆廬。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素事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雅素。俱用白金爲之。酒罷。女奉黃金十兩。與客。潘甚喜。忘其爲異物也。遽受而辭歸。告其逆旅主人。且將同訪。黎旦復往。一無所見。蓋此嫗習幻。

東坡志林卷三十九
四
暮望遠岫民家男女雜沓若有所營毛語梁曰彼方
賽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卽絕茅拋之微作叱咤良久
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覆其首俄風
雲晦冥嘈噴小舟搖棹如舞一物鏗然有聲墜盆上
若刀劍之臨響止風息盆碎爲四五片但有半破蘆
管在焉毛喜而出曰彼伎倆極矣本只是寄個消息
去戲覓祭餘不料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殺之不
難不欲爲官人作業且當小報之乃拈亂繩一把置
燼火焉其家應時烟起焰合轉盼間焚室廬幾半主
人率徒侶攜酒一壺豚蹄一雙奔造毛遜謝曰早知
是毛公自當祗奉何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此微
物毛爲撲滅稗烟彼家炎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
杳不可救耳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
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
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答頃之曰若然須校
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畫地作二

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汲水喫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喫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嚙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卽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悔謝。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以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鬻酒坊者皆畏事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計十餘家。各與錢二十千。則一歲酒平善。巫藉此自給。無饑乏之慮。一日因他事頗窘。急詣一富家有所求。曰君家富贍力足以濟我。願勿限常數。主人峻拒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日久矣。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笑而去。出駐近店。遣僕買酒一升。盛以小缸。取糞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作法。環繞數匝。瘞之地。中而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訪至酒家備言。

爲巫所困。今酒瓮成列。皆作糞臭。欲往哀求也。道士曰。不須往求。吾術能治之。但壞者不可救耳。卽焚香作法。半日臭止。又言。凡爲此法。敗五穀者。必用糞穢。罪甚大。宜齋戒。爲拜章。上懇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事。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勅。百日内加彼業疾。然未令卽死也。自是巫日覺蹉。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其系搖搖若絲縷。稍觸之。則痛徹心。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篲。昇以行。丐飲食便屎。俱在篲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者。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鄉里。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治之。且掇奇禍。高愈怒。捽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照之。漸漸浮滿。僅存眼縫。如綫。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茅屋。巫出迎。高叱從。

卒縛之於柱。命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悉焚之。巫偃然自如。後入其室。搜出小笥。內有茵褥。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漸平。復如初。執之以還。明日白于府。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言。今治之盡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論。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董氏子學法

信州貴溪龍虎山。世爲張天師傳正一教錄之地。而

後山巫祝所習。謂之南法。乃邪術也。能使平地成川。瓦石飛擊。敗壞酒稼。鼓扇疾疫。其諸小伎。作戲更多。吾鄉樂平白石村董氏子。年少輕浮。肆求侮惑。婦女之術。得一呪訣。能使婦人自脫衣裳。喜狂求欲。欲驗其信否。於妻試之。便覺遍身奇痒。又若蜂蠶入懷。爬搔拂撮。無可奈何。亟脫上衣。至於袴履。皆自墮。遂登榻仰臥。此子詫所學已成。旋取衣使再着。不復可着。體皆滑澀。如油。蓋向來貪於亟還家試法。不暇問其返服之法。窘撓經日。告妻將再往。盡其術。妻不勝羞。

愧自縊而死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觀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鷄犬不容一客僧到方解包會隣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寺衆盡出唯此客僧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旣而衆歸知之相顧嗟愕至暮悉避去客不悟也饑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入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霹靂繼作而窓櫺間月色

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墜遂悄然無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爭問夜所覩客具以本末告之且說此人習邪術旣不能害人却當自害試往扣則秀才四體如刀裂而死矣

神霄宮醮

林靈素於神霄宮夜醮垂簾殿上設神霄玉清東華帝君及九華安妃韓君丈人位至三鼓命幕士撤燭

立簾外初聞風雷繞簾若有巡索繼見火光中數輪
離地丈許翔走空中仙靈跨躡龍鸞環珮之聲鏗然
可聽俄聞雲間傳呼內侍姓名者全類至尊玉音擲
下所書符篆墨色猶濕已而寂然如初始復張燭先
列酒滿大銀盃至是罄無餘瀝果棗殼核滿地是時
都人相傳靈素神異雖至尊亦敬嘆不知所以然葛
楚輔丞相云紹興末年湖州旌村曹巡檢京師人故
隸名宿衛能談宣和舊事嘗言鄭太師家命道士章
醮別有道人來晒其無術請鄭掃潔延宇先期齋戒

盛具鋪列明日初夜家人肅立廷下內外警欵不聞
忽仙樂玲玲從空而來乘綵雲下至祠所伶官執笙
簫合樂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虛而行歌舞自若而神
官仙衆逍遙于後頃之雲烟蔽覆對面不相見一大
聲如淨鞭鳴蹕隨卽寂然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
銀並無一存鄭氏知墮術士計中又畏禁中傳說謂
其夜祭神誦言蓋此夕爲奸詐者盡散樂也烟雲五
色焰硝硫磺之屬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氣女童
皆鈴索踢弄小侶先繫索於屋角獸頭上踐之以行

故望見以為履空其他神仙悉老伶為之巡檢亦伶
中人也然則神霄之事疑若此云

蘇文定公在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
方愈忽忽不樂因起獨步于庭天清日高命僕曝書
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誦不覺假寐夢薄遊一所樓觀
巍然朱碧晶熒叢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烟入其
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
殿名篆體難識旋臨一閣閣名甚高不可辯左碧池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四十

夢幻類

蘇文定遊仙夢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
方愈忽忽不樂因起獨步于庭天清日高命僕曝書
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誦不覺假寐夢薄遊一所樓觀
巍然朱碧晶熒叢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烟入其
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
殿名篆體難識旋臨一閣閣名甚高不可辯左碧池

右雕闌中有一亭几案酒榖悉備九人聚坐其間所披鶴氅或紫或白其冠或金或鹿皮或熊經烏伸或彈琴奕棋權笑語話視蘇公自若蘇頗嫌其簡傲捨而出俄聞招呼之聲回顧之一青鬢也謂曰君何人而到此奉靈君之命有請引詣庭中一人云邀至預坐蘇辭不獲輒厠其旁其一蒼頰白髮者問曰子塵中人邪曰然曰何以至此曰信步而來其人笑曰非信步也豈非心有所祈意有所感而然歟蘇曰此爲何所曰金泉洞天也蘇曰孔孟之道心有所祈顏冉之學意有所感若夫神仙之事了未嘗揆慮而至于此者真信步耳其人與之劇論儒老之同異遂及長生曰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玉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氣馴致之久則自能脫百骸遺六腑如蝸甲馬蟬蛻焉形貌有移而神烝無改若夫迷於煉石化金感於金籙玉檢以求長生者非吾所謂道也蘇曰世傳白日飛昇何邪曰其變靡常其化無方此又非所以語子也言畢命酒同酌有抵掌而歌者曰紅塵紛處兮人間世白雲深處兮神仙地仙家

蘇公嘗好
紀夢亦共
用意虛處

春色兮億萬年。蟠桃香煖兮雙鸞睡。北看瀛洲兮咫尺間。西顧方壺兮三百里。逍遙無爲兮古洞天。洞天不老兮無人至。酒酣蘇求退其人曰。盍少留以竟揮塵之樂乎。蘇曰。有生則不能無形。有形則不能無累。故物色之際。相仍而不停。憂患之來。有進而無已。其人曰。子知有形而不知所以有形。知有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皆所以招之故也。蘇謝曰。謹受教。良久爲家人驚呼而寤。乃作遊仙記。

衛師回夢

衛淵字師回。鄆州東阿人。嗜酒成疾。當盛夏。偕朋輩聚飲。醉卧牖下。夢遊他所。或報沉湎。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淵蒼皇伏竄。既還家室。皆已遭俘掠。獨行山間。彷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閻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慰問。告以妻孥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困厄三年。饑寒漂蕩。朝不謀夕。每遇平生。懽會一吸數斗。今願一盃救渴。無由得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一姝當壚。絕冶麗。盍同訪之。淵益喜。遂往。果如所云。淵先釀一卮。又令添酒。

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曰酒家人當奉客惟悅何
乃如是鬟泣曰尊官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
皆人之精血耳。世人居陽間。拋踐餘瀝。崇積殃咎。死
則漬其骨髓而爲之。淵昧昧殊不信。姝乃引入後室
巡視大屋中羅列槽器旁有數百人。男女淆雜。裸體
兩大鬼持戟次第以真槽內。大石壓榨之。血自口流
出。皆成酒。淵怖悚而寤。小童在側賓客倨坐壺矢之
聲方鏘然。遽話所夢。原未移時。憶其經歷殆數歲矣。
夷堅志卷四十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四十一

異域類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
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
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
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所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
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
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

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門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卽分付鬟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卽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煙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殺極爲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是人。元不曾死。具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

鬼國續記

音聞鬼近
燈燈為短
烟鬼良有
氣

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
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
枯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
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
賴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
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
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
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
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
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
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羣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
之自墮異域已廢忘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
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為
猿猴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
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
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稱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

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時遇風
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柁然已無及
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岬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
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
言語啁吶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攜手歸石室中至夜
與共寢天明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
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畱稍久始聽自
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
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
號呼戀戀度不可回卽歸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
島甚大然但有此一婦人耳

猩猩八郎

猩猩之名見於爾雅金陵商客富小二泛海至大洋
遇暴風舟溺富生漂蕩抵絕岬行數十步滿目皆山
巒全無居室饑困之甚值一林桃李纍纍垂實採食
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遍身生毛略以木
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吶亦可曉解每

日唯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谷亦秩秩有倫各爲匹偶不相揉雜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誕一男富夙聞諸舶上老人知爲猩猩國生兒全肖父但微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竄伏才出輒運巨石窒其竇或倩宅人守視旣誕此男乃聽其自如凡三歲因攜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得附行許之卽攜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旣長大父啓津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傍人目之爲猩猩入

兒樹

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卽死

土羊

拂林國有羔羊生于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草矣

鸚鵡瘴

廣之南新勒春十州呼為南道。多鸚鵡。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顛而卒。土人謂為鸚鵡瘴。

具丘蒲萄

具丘蒲萄谷止。可就食。取歸即失道。世稱王母蒲萄。天寶中沙門曇霽得食。取枯蔓為杖。還寺植之。遂活。高數仞。仰觀若帷蓋。號草龍珠帳。又磨隣老勃薩。歲獻大如鷄卵。

異事類

海外恠洋

大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所舟中。一客老於海道。起四顧變色。語眾曰。此海外恠洋。我昔年飄泛至此。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沒。天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厲。激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然有光。老者趣移舟曰。是龍恠也。令眾持弓矢。滿引。鳴鉦鼓。叫譟而行。巨人長丈餘。出水面。

氣多有

持金剛杵稍逼舟次衆齊聲誦觀音投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盍入怪港。指示篙師水迅急轉盼卽到夜深可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令搏飯數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第爲備勿問也。二更有大舟峩然來欲相並。亟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食。頃刻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時約四更始散去。老者曰是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充其饑害吾人必矣。天將曉張帆育進。水氣腥穢。大蟒千百出沒波間。又浮至一高岬隆然如山多荆棘少

壯三數人登岸問途行四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下各以一手持衆髻挂於大木杪入門攜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旣攜盆復入衆悉畏駭共議曰若再吾屬無噍類矣。斷髮泐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雖老者亦不知爲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逕二

三里入一村舍少憇見主家婦人春穀問其姓氏曰
潘婦淪茗以進聞菊舍窅窅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
人織草屨運手快疾刃大驚愕扣潘生生日此吾父
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婺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某
偶迹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辯認昇以歸手
足猶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
後而用藥傅瘡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嗽
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刃亟反僦邸神志恍然
不寧者累日

查氏村祖

贛州光孝首座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
泊村岬聞岬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
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
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縣
衣衾擁本體唯露頭面兀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
容人持香燈酌以酒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卽盡室往
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綿作小包蘸酒寘二老口亦伸
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胸乳皮皆傅骨不知幾歲其人

云一村皆姓查。此二老爲村祖云。

佛程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蟠石而坐。施網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鈎所當獲。」吞舟覺而異之。鷄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而澄心，締觀間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卽得之，持以歸。婦人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

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焚，間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若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皆用他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稔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間，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

卷四十一
二十四夜月圓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為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為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

晦日月光

觀此覺唐人
不愁明月
盡自有
夜珠來之
有不誕

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為何物光也。

水關

樂平縣何衝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塢。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為物所捲。悉聚為一直。西行至杉木塢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泛決。里南程泊高冢。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望。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塢。

側田水趨迎相扞鬪。且前且却。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歸田。與未鬪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它事。

三四 鬼太保

京師省吏侯都事一妾懷妊。未及產而死。葬於城外。二年旁近居人數見一婦人往來。每歸必攜一餅。久而共疑其事。蹤跡所由。知爲侯氏妾。往告侯生。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步而走。侯逐之。相去十餘步。不能及。出城訪瘞所。略無隙罅。惻惻然因爲守冢僧。

言之僧曰。此爲業翳牽纏。未能解脫。當舉焚其骨。使得受生。會寒食。拜掃遂啓其藏。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足上。食餅。衆大駭。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姨媼輩抱出撫翫。便能呼父母爲爹爹媽媽。侯無子。以爲神。貺鞠養之。甚至年二十時。遭建炎亂。離隨駕南渡。與親故相失。不復可歸。入省隸兵籍。於御厨爲庖者。後以隨龍。思得祗事。德壽宮識之者。目爲鬼太保。淳熙五年方卒。

趙不易妻

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烟火食不向口。唯啖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滿調知桂楊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凡死於彼者三人。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何得經鼓角樓下過棄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泊到官妻白晝化爲虎騰吼而出。錢允直與趙爲江陰交代聞其事甚詳又守桂陽吏輩尚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

居與常寧云趙妻乃中官家女不知本何人容貌姝美未嘗姪娠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於椅上才去卽命洗滌三婢之世皆遭其乘夜吮血故浸淫絕命矣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寨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貼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頰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卽走不復見卽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

器皿易位。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上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鬣髻髻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卽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奉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

童貫答證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恠之。命童使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著婦人衣。持挺人立而語曰。此易泊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鄱陽六臂兒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卽漬諸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塌入水。加一木橈壓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於野。他家僮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

擊莫能抗敵。今十五歲矣。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
卧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謂是戲言書生
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居然與雙鵝
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
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于
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海陸珍羞。方
帳前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

通話巧妙

此亦寓言
以戒泥情
男女者

乃謂彥向一嬾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
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
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
結要。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
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
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明穎可愛。仍與彥叙寒
温。書生卧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
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
竊將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

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生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慙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銀器悉一。雷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耳。太元中。彥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

道士鶴

唐玄宗出獵。射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素有道術。一日忽不懌。曰。為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非人間所有。吾畱於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覩箭取而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也。

顧全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榱桷。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居。斯屋而卒。時

坡翁赤燈
賦中玄裳
縞衣之句
固自典則

法者
現犬身說

人謂之宅泣。

犬舍佛耳

僧名子捷建塔於靈隱高峰下畜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于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啣出佛耳。衆共異之。塔成乃斃。

飛頭

吳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人。以耳爲翼。將曉後還。數數如

此。傍人恠之。夜中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

男孕生蛇

漢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搖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

是心專神
結一段至
理不屬怪
周

公谷遂成宦者。請闕自陳。留於宮中。出一餅。一
人飲。盟水生兒。不曉。而後。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
侍婢取書。佐盟手。殘水飲之。遂有妊。已而生子。至
龍門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
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
以女妻書佐。

息。三耳秀才

隋董慎為冥府追為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

與六臂小
兒佳對

為營記慎。令作判語。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其允
當。乃取方寸肉。擘為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
可乎。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痒。湧出一耳。尤聰明。
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二男子一婦人沉檀香

夷堅志卷四十一

夷堅志

卷四十一

三

庚六曾小

龍門太守令抱兒出使...
却入笑曰天...
河平審...
當...
然...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四十二

異物類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船從東南漂來載
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
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
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夙好音樂見
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
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

古人刻木
為舟似不
方與

人者忽見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岬其棠寨
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
招予往視之其舟刻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門一竅
出入內有小牕濶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
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
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
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浹歸日
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守亦終更任
去至今為恨云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
雨忽作雷電摠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
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
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
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甕狀復數日有
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敗穀堅如石成
五色或如蜂蝶蚬螳龜魚蠶蛾之類或有是穀穗客
取數石藏去焚香拜於前及取碎米於盆內研細酌

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祟，病輒愈。

雷斧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以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

天台玉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為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為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當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往廟訪視，乃在水中。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赴省試過曹娥江漁叟持巨
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刺不止士人愛
其腴鮮擬到日斫鱠延客適天色微煖慮必餒腐使
僕作鮓既剖腹於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
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爲奇物收藏于笥至城
都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夸
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復數倍卽付
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
張去爲下直車中覘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
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
宅日謂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無
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鑄德基字甚工建炎已
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
吾目詔賜去爲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云

玉獅子

呂彥升少卿擢生於戊子以鼠爲相屬故不畜猫乾
道三年爲鎮江總領當晝坐隅全壤狼籍掃去又然

夷堅志 卷四十二
累數日家人言使素畜一貓鼠害必不至。是呂亦爲信親督役夫鋤治焉。糞土旣盡。一穴甚大。其中罔然。若有物採取乃白玉雙獅子。高二寸許。共抱一毬。小臺承之。製作精巧。色雪如也。始悟羣鼠爲報呂卿寶藏也。

郴州鯽魚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鯽出遊。比翼而嬉。各不暫捨。雖經一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大小只如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不可得。後因灌溉竭澤。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不異。滌淨持歸。把水注滿。魚撥刺去。來如前事。聞於縣。縣令將奪之。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囚責。乃出以獻酬之錢五千。復爲郡守關吏部所有。

石中龜

桂陽軍書吏溫恭爲小吏時。受差詣潭府。因暫祇役於轉運主管廳。一日數客來。主人畱與飲。話及奇物。自入室。發笥取之。旣出示。乃一青石。高六七寸。廣半

之清潤光瑩如試金石。衆爭傳觀。未覩其異也。旋命注水滿一盆。寘石於中。俄有小龜從石腹緩行而上。時時矯首顧盼主人。戒客勿偏近。恐爲人氣所襲。教授獨不信。趨而前。龜卽隱伏不見。覆水尋覓。石原無穴罅。莫竟所以然。主管者忘其名。姓亦不言。得於何處也。

酒甌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甌。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烟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室蠟卽馳出。酒甌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鐵鼎甌

乾道三年。北人東路總管李邦也。遣間僕持異物數種。至楚州。託統領陳涉貨易。一鐵鼎容一斗。口廣七寸。狀甚粗。出一鐵甌。形類瓦器。其底廣與鼎口等。口廣一尺七寸。二物之高皆尺有五寸。甌底有竅。以透濕氣。需錢五千緡。涉問其所以。異曰。三伏內。炊物於中。經一月不餽腐。命蒸飯二斗。試之。信然。莫知爲何。

代物也。

蟻穴小亭

淳熙元年浙江石岸頽地數百丈壞居民甚多詔殿前轉運司臨安府修築工役迫急畚耒不停朝暮殿司偏校湯公輔取土于播馬嶺正搬運之際土忽陷其下正空有蟻穴焉廣幾半畝衆蟻數斛皆赤腰與常異一最大者可數寸中間官室樓閣花木池臺行列可愛又有小橋長二三尺兩旁細草蔚然公輔取數亭獻于轉運司判官呂播細視之皆壘土搏成其

椽瓦窓屬如新削然即令

掩覆之而徙工徒於他

處亭至今藏已久乃知唐人記南柯太守事不盡無也。

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鯢而嘴大常在池塘邊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群出其口廣志云鳥各蚊母取其翅為扇能辟蚊。

睡蓮

睡蓮葉如荇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

不勤無風
大水則燥
物理良
可解

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又夢草晝入地。夜卽復出。一何相反哉。

秦淮寶鏡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舉異于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榮脈流動。竦駭神鬼。因脫戰而墜。漁人偶話於旁舍。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不復得。

碓程怪鳥

董元範者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聞却發。背如刀刺。兼歐打相似。不堪其苦。幾一載。醫藥鍼灸。並無夢。有善易者朱邯路過。元範爲作卦。謂範者君。今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于道側。伺候求見。致敬懇求。再三畱宿。必能救君。母範乃依言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叙寒溫。乃屈楚賓過舍。具說母病。及日者之卜。楚賓勉從。乃安楚賓于東房宿。是夜月色如晝。賓至

二更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空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非入空中，痛聲即止。及旦，賓以語範，遶宅尋覓，並不見一物。忽見確程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以火焚之。母患遂愈。

夷堅志卷四十二

新訂增補夷堅志卷四十三

異花類

花木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其美異，常鄙陽石門民張三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三十一家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煮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

爲大有年之祥。

不雙頭蓮

鄱陽高嶠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爲學舍池中蓮生花雙頭。丞賈煥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吳興鄉校肄業直廬後產此花守兵曰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翫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諸人共致慶語勉全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翁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瘍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對爲第一。賈名安宅。

曹家蓮花

鄱陽義仁鄉東門一大聚落也曹氏環而居之至數十百家有曰曹廿一者慶元元年中夏住屋內平地上忽生出白蓮花一孕濶六七寸其高二寸餘四畔煥如繪畫雲彩花燦然居中芬香艷好傳聞來觀充塞門巷皆以爲其家且有吉祥識者曰水花陸產亦非嘉兆明日已化作菊花半開半蘼越三日不變舉室疑怪圍薪燃火以焚之其後按堵如初。

再生類

我故迨爾會罷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
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
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
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爲夫婦如初。綠衣者蓋水府
判官也。

衡山民

軋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
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
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床績麻。二子

戲於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
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爲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
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位。其所泣拜以
告父曰。勿恐。吾爲汝懇土地。卽起。俄土地神至。布衫
草履。一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
髮赤脚。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原路復至坎下。教民
自抱其身。大叫數聲。蹙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
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

昔漢人許人求索之戲至其歲終與共龍
 自得其良大十幾等然然而無報妻以夫利
 妻亦無醜然半良時彼出內尋取報至其不
 草露也。收田夫柴具問。祇以願小童令。謂
 去。童亦。告父。問。收。吾。為。必。懸。土。此。唱。賦。於。土。此。輒。至。亦。逐
 戲。戲。出。強。索。夫。香。火。並。戲。望。父。歸。因。立。其。視。華。我。知
 此。妻。怒。不。聞。辭。以。怒。為。衣。不。答。另。黨。曰。豈。非。且。巫。乎
 細。城。前。妻。却。却。出。罵。其。夫。暮。夜。不。數。舍。其。指。曰。汝。亦

